



武汉肺炎 深度 互联网政治

评论

疫情蔓延时的双重体验：魔幻现实的春晚，与体制的拖延症

中国春节联欢晚会曾经也在受灾时举办过，但今年新型肺炎病毒肆虐下，庆祝与舆情形成了令人震撼的反差。

杨山 | 2020-01-26



2020年的央视春晚，紧急加入一段《爱是桥梁》的朗诵，向武汉第一线医护人员拜年。影片截图

1月24日晚，传统农历的除夕之夜。在北京，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原先的中央电视台已被改制）的春节联欢晚会如期直播登场。只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个除夕历史少有地赶上了一场严重蔓延的传染病疫情——2019年12月起从华中地区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肺炎，患病人数快速攀升，政府在1月23日封锁武汉的进出交通，进入“战时状态”，当春晚红火播出的时刻，武汉市民们，乃至湖北许多城市的人，都正经历防疫封锁。相比第二天有军方医疗队和各地医疗队驰援，亦有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应对方案，这个除夕夜，对关注疫情的人来说是灰色而悲观的。

在除夕之前，已经有零星的网上声音建议取消或暂停春晚。但无论是以防止人口集聚传播疫情为由，还是以大疫当前不宜强作欢庆为由，都没有影响到已经准备了数月之久的这场新年节目，数十年的“行礼如仪”也继续着。只不过，此刻的许多观众，心情都极为复杂，电视画面上的欢腾，与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焦虑不安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成龙在春晚节目里录播的“大湾区分会场”上唱歌。图：影片截图

双重体验

也许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春节联欢晚会体验：一面是试图让观众开心的歌舞杂技和小品相声，是“小鲜肉”和俊男美女们登台表演普天同庆的基调；另一边是线下正在飞快传播的各种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这种“双重体验”让这个除夕夜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春晚的节目持续进行，主持人呼吁观众一起抢红包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类募捐信息也不断刷新——湖北的各级医院对外呼吁募集捐赠防护物资、武汉义载车队呼吁车主加入……最令人感到震动的，是一些无法确认来源的，疑似武汉医疗人员崩溃的微信聊天截图和哭泣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医护人员在微博上晒出当晚的年夜饭，而网民们惊讶地发现，部分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只能吃方便面和包装食品凑合一餐，然后继续投入工作。

事实上，“双重”的体验不仅仅体现在春晚这一件事上。中国互联网空间也似乎在这场疫病中分隔成了两个世界。在微博上和微信朋友圈中，从官方媒体到焦虑的网民不断转发着各种疫病消——戴口罩、不要去武汉、勤洗手，哪里的医院缺少物资了，哪里能买得到春节仍然发货的防疫用品，哪里正在募款，都仿佛一呼百应；但另一边，在电视上，日常生活的空间中，防疫宣传和新闻传播仍然不及春节的喜庆气氛。这一点在农历年最后几天的央视频道上格外明显——到处都是新春的年货广告、卖给春节聚餐人群的酒品广告保健品广告，各类农历新年特别节目如期播出……

微博网民几乎被这种双重世界给逼疯了。一面是他们不断看到刷新的疫情感染消息，一面是电视上现实里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亲友们忙着操办年夜饭，准备接下来去串门、打麻将、亲戚聚会、组织娱乐活动。微博网民许多是年轻人，而收看电视则是中年人老年人为主，于是“如何劝说父母戴口罩”、“如何劝说父母不去拜年”成为了网民们的热议话题，结果似乎收效甚微——除夕的白天，微博上弥漫着沮丧的情绪，许多人都说劝不动家人，有人感到痛苦甚至绝望。

尽管人们没有过多讨论，但这样的双重体验似乎无处不在，就在1月21日，湖北省委还举行了新春团拜会演出——仅仅在武汉封城两天前。一份官方新闻稿中提到这场演出“编排新颖、衔接流畅紧凑、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这条新闻出现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大小官员前所未有地被网民骂得狗血淋头。

只不过，这样的庙堂内外的冷暖之别，似乎又一次出现在了除夕当晚，只不过后者是“全国人民”的喜庆气氛，和湖北人民的戚戚忧忧之别罢了。

也许，正如成龙在春晚节目里录播的“大湾区分会场”上唱的那句，“问我家哪像染病？”，他唱这句歌的时候，这场病，在主流民众眼中还未变成如此严重。



2008年1月29日，北京，2008年央视春晚第三次彩排。图：IC photo

“应急节目”的迟钝

也许，对比200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类似，又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区别。2008年初，华南的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北部普降暴雪，压垮了大量供电线缆，既导致部分地区断电，也导致春运的运力极度降低，大量人员受困无法回家，还有不少抢险人员因此牺牲。

那时候，还没有人会料到5月份令人震惊的汶川地震。雪灾已经是2008年人们眼中的一场大灾。那时候还是纸媒盛行的时代，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灾情。在除夕夜，央视的春节晚会在开场不久就提到灾情：“今年的春节与以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和南方雪灾同时的晚会中，由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带头，一群央视的主持人和当时人们熟知的著名演员，包括两位“皇帝专业户”陈道明和张国立（注：两位中国演员曾包办了大量电视剧的帝王角色），共同表演了一个诗朗诵节目，内容当然是感叹灾情，安慰灾民，赞颂政府救灾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运筹帷幄，各级领导身先士卒，与人民群众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万众一心连着那中南海”，当然，这句话的前提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分头南下到各地慰问——比如总理温家宝一月底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沙，在长沙火车站探望滞留乘客，又比如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当年2月2日到贵州视察救灾。与诗朗诵同步的，是领导人们在各地和灾民们握手、寒暄、鼓励的镜头。除了两三个慰劳灾民的节目外，2008年的春晚还特意安排了与抗灾现场的记者连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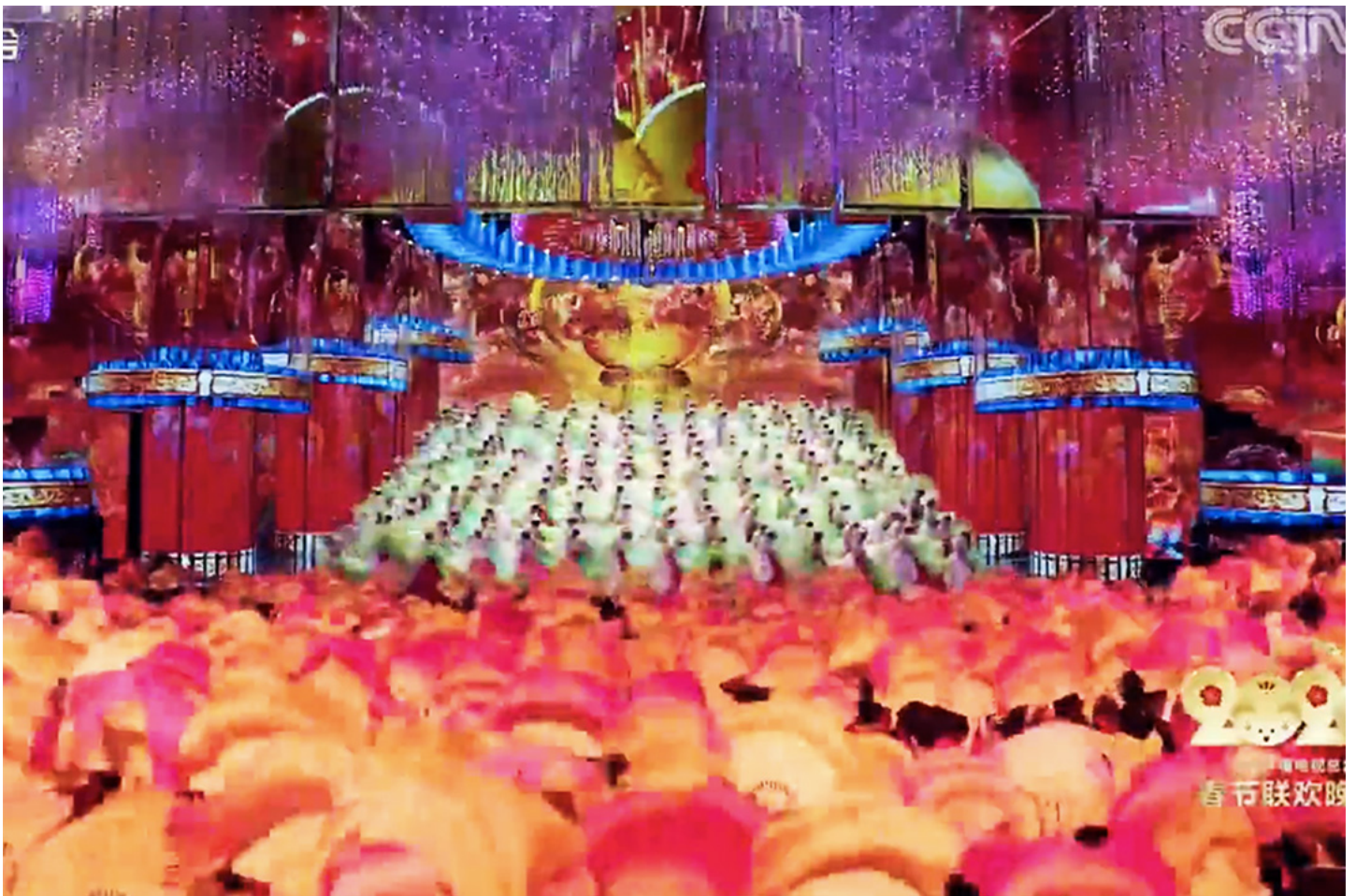
2020年的春晚，虽说是“临时增加史上第一个没有彩排的节目”来因应当下的疫情，但其实是几乎照搬了2008年的这个节目——同样是白岩松带头，几个主持人朗诵了一首希望武汉加油，抗击疫情的诗歌。“向白衣天使拜年，我们在过年，你们在帮我们过关……隔离病毒不能隔离爱。”

相比2008年，这次的准备可以说是严重不足——人数不够，时长也短，而除了前线医务人员之外，能够赞颂的人，能够展示的“众志成城”的镜头也不多。毕竟，疫情蔓延接近一个

月，官方直到1月21日才开始在应对上有所升级，留给各级官员和官方媒体的时间，也不多。

在除夕夜数天前，中国互联网上有网民提到了2003年香港的金像奖颁奖礼——在非典的大气氛下，再举办欢乐的颁奖仪式会显得突兀，但是金像奖颁奖还是如期举办，只不过调整了基调，也做了不少防疫措施。也许人们期待春晚也能够如法炮制，至少不会带来那么两极的观感。但现实并未如此。

中央的宣传部门可能从进入新年前状态，到除夕当日，都没能准备一套应对疫情的宣传策划，甚至可能一开始都没有人想过需要有这样的应对。而从武汉地方不断传出的缺乏物资的消息，到春晚只插入临时节目而不改变主旋律的种种迹象来看，整个体制似乎都没有停下“过年”的气氛，应对疫情似乎仍然是地方上和基层的事情——河南省的从上到下积极应对似乎是个意外，因而被微博网民盛赞。而在许多地方乃至北京甚至数天前的武汉，“新年大过天”的味道格外浓郁。



2020年的央视春晚。图：影片截图

审美保守化与拖延症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从2008年看到如今，我们会发现，虽然春节联欢晚会年年遭到中国网民的怒骂，但是整台晚会的模式和美学，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巨大的变化。

其实，在1980年代，春节联欢晚会是非常精英的一台节目。1980年代的春节联欢晚会有浓重的体制内干部气氛，也和当时整个体制由精英官僚操控，民间普遍的“文化热”氛围相一致。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春晚的节目越来越贴近流行时尚和娱乐文化，从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一辈港台红星开始登台，演唱曾经被视为“靡靡之音”的乐曲，赵本山的小品开始走红，哪怕一些内容被精英认为是“低俗”和“土”。

在2008年前后，春晚仍然热衷于邀请当红艺人上台演唱当红歌曲，很多歌曲可能和农历新年没有什么关系，也和当时的政治主题不一定沾边。周杰伦唱《青花瓷》，费玉清唱《千里之外》，凤凰传奇唱《月亮之上》，还有《老鼠爱大米》、《因为爱情》……这些歌曲被选入节目，看上去主要是因为他们脍炙人口，传遍大街小巷，中央电视台想要借着春晚证明自己在与时俱进，变得更“摩登”和“现代”。

形势在2016年前后发生了转变，春晚开始强调“节俭”，开始强调不安排“低格调”的节目，不邀请“有问题的艺人”。在节目的编排上，一直都有的“政治性”也被拔高到了少有的局面。到了2020年的春晚，我们并没有看到“节俭”——毕竟河南的山水舞台、“大湾区分会场”的无人机队都是不小的开销，但是政治性和主体性更进一步。比如说，就算是脍炙人口的歌曲，也需要加以“主流化”和“主题化”改造，才能够登上春晚舞台。

比如，2020年春晚上移植了网上流行的舞曲《野狼Disco》，这首由艺人“宝石Gem”（董宝石）创作的歌曲，被一些评论者形容为“后工业时代”东北流行文化的又一个例子——颓废的曲调，戴着东北腔的粤语歌词，似乎都在向1990年代致敬，又都带有一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是，被搬上春晚的《野狼Disco》，改为了《过年Disco》，请来了陈伟霆和张艺兴两位“男神”演员，又配了舞队表演，歌词也完全成为了“主旋律”——比如原曲里的“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变成了“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大灯笼，家家户户中国红”；“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真是假”，变成了“一起见我爸妈，感受那家乡文

化”。更不用说“奋发图强几十年，咱的发展真不赖”和“不管在哪里都不能忘记我的中国心，全场动作必须整齐划一”这样的句子，仿佛在内地唱KTV时都会遇到的那首“拒绝黄赌毒”一样，强行把夜店和中国梦结合在了一起。

主流化也意味着内容的单调化和保守化。在近年来关于春晚的争议中，社会议题的讨论日益变少，早年的春晚还会有一些反映农民工和底层人的节目，现在越来越抽象为家庭矛盾、夫妻矛盾，民间讨论也越来越聚焦于性别刻板印象、地域歧视或长相歧视。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在“主流价值”单调抽象为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等虚无缥缈的概念，对价值的审查又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作为娱乐和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春晚节目，也就只能变得无味化、抽象化——2020年春晚上岳云鹏被许多人抨击无聊的关于“小哥哥小姐姐”的相声，大概也是其中一个侧面。

年轻一代的中国网民并不关心这些歌词的修改和内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这不如偶像们的舞蹈和动作重要。在微博上，大家赞颂着张艺兴的舞技和陈伟霆的颜值。就如同春晚的观看体验一样，春晚的节目也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偶像粉丝和新兴娱乐产业的世界，大家陶醉于偶像的登场和颜值；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的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偶像，什么样的表演者，蹦出的台词和节目的形式，都要是“正派”，乃至传统的。最为魔幻的是，这两者似乎可以并行不悖。

官方应对

也许，这些各种各样的双重体验，都正正是对当下种种时代问题的直观反映。

在实质的内容上，春晚这样曾经更“全民化”的节目，愈发保守化，乃至在年轻人眼中变得有些“中老年化”，尽管气势宏大，舞台华美，却让人觉得内涵上像一场“大秧歌”——不再兼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美学形式，而是全面向一种保守、欢庆、热闹、单一主流的美学靠拢。这和近年来各大报纸的头版、各种官方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一样。

另一边，人们感受到的，也是近年来中国国家机器在新媒体领域的突飞猛进和快速增长——从共青团中央在bilibili视频站的红火，到微博上“粉红一代”的动员大潮，似乎都意味着党国体制完全适应了新市场环境。这种一面更保守僵化，一面更游刃有余的模式，在近

年来的各种新闻事件中屡见不鲜——比如应对香港的危机时，微博上的宣传、举报和文宣都充满着动员力，但与此同时，官方的港澳系统、党政系统，到头来也没能找到有效应对情况的办法。中美贸易战也是一样——为了稳定官方的沟通，只能够在宣传上压制这些更为灵活的手段，比如微博大规模的禁言，以避免反美情绪影响了贸易上的谈判。

这符合当下对疫情的反应：各种“临时工”和市场化的官方机构，比如各大官媒的新媒体公号，比如《环球时报》，乃至微博上的“粉红青年”们，许多都在报导、转发、讨论防疫消息，抨击湖北省政府的应对不力。但打开电视，在之前的几天里，几乎仍然是歌舞升平。直到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疫情，似乎才标志着真正的“体制内”部分行动的开始。

在民间，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已经漫天飞舞，微博上的网民们抱怨父母一辈完全不听自己的劝告，只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小道信息，又或是毫不在意。平时熟悉的“体制”，好像如同春晚内外那样，变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保守、迟缓而官僚的，它掌控着现实；一个是迅速、灵活而有动员力的，它掌控着互联网。后者似乎平时能代表主流社会，却在疫情中发现自己影响力有限；前者本来能动员最大众的人群，去令社会开始警觉、预防疫情的“体制”，却日益保守、僵化，就算不能说是没有反应，也足以说是行动迟缓、在新年的钟声里，就像春晚舞台上的节目一样，和许多人活在了两个世界。

曾经，在没有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电视和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内，有“红白脸”的区别。既有保守的领导，也有一些符合大众需要的员工和品牌——白岩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的受众日渐分化，彼此的界限和风格，也日益明显。官方所说的“治理现代化”到底意味着“管理社会的现代化”，还是只是“管理网络社会”的现代化？这是这次疫情中明眼人都看得到的问题。

短短的几天里，“粉红一代”的网民，几乎是在和自由派网民一起痛骂湖北地方政府不作为，倒逼体制作出应对。

似乎，从北京的角度看来，疫病的危机，和香港示威抗议的危机，都揭示了同样的问题。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八问“2019新型冠状病毒”：如何传播、怎样医治，和SARS有什么不同？
2. 武汉封城记：“一夜之间就慌了”
3. 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
4. 台湾大选中的中国舆论场：官媒保守，民众激进，“武统”声浪下的冷感
5. 没有人是局外人，一个陆生眼中的台湾选举
6. 早报：武汉凌晨2时通知今日上午10时“封城”，市内公共交通停摆
7. 邓聿文：中国脆弱之处
8. 武汉疫情：封城是最好的办法吗？
9. 经济预估成长率重登“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经济回暖了么？
10. 不愿下台的普京，与俄罗斯无解的未来

编辑推荐

1. 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
2. 武汉疫情：封城是最好的办法吗？
3. 《乜代宗师》不够好笑，黄子华也不够黄？
4. 八问“2019新型冠状病毒”：如何传播、怎样医治，和SARS有什么不同？
5. 【主编推荐】一个逃犯，两场风暴：陈同佳案背后的台港引渡空窗与两岸角力战场
6. 从SARS到新冠肺炎，台湾因“一个中国”原则被拒于WHO门外再度成为话题
7. 武汉封城记：“一夜之间就慌了”
8. 1.22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累计557例，死亡人数增至17人

9. 邓聿文：中国脆弱之处

10. What's New：香港现首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

延伸阅读

中国舆情观察：打击娱乐八卦之后，“小粉红模式”走向终结了吗？

2017年过去一半，一系列变动和管控，将走向何方呢？

抵制乐天，网络时代下民族主义的进化

中国民众抵制韩国乐天，和曾经抵制法国家乐福、日本车、菲律宾芒果干.....有什么不同？

七警案：中国舆论舞剑，意在香港司法？

七警案之后，大陆网络上似乎卷起一场舆论风暴，一切矛头，都指向以外籍法官为代表的香港司法制度与“殖民遗存”.....